

散文

# “三秋”纪实

■刘长征

刚送走酷热难耐的夏季，人们还没来得及享受秋天凉爽的惬意，农忙就开始了。

秋天的田野是丰硕的田野，花生、大豆、玉米，加上拾了一茬又一茬的棉花，摘了一拨又一拨的红豆、绿豆，红得发紫的高粱，花开没完没了的芝麻，插补在田边地头的南瓜、红薯等农作物，全都脚赶脚地相继成熟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已上了小学，为了秋收，学校特意放了秋忙假。秋天的早晨，凉气袭人。天刚蒙蒙亮，村子还沉浸在寂静之中，泡桐树叶上还扑嗒嗒滴着露水，我就被父亲叫起来，换一身平时不穿的衣服，蹬上一双亲戚家淘汰的运动鞋，睡眼惺忪地跟在父亲身后，行走在田野的羊肠小道，去掰玉米。

到了玉米地里，父亲把住地边的三垄，我挨着他把两垄，一起往前掰。钻进玉米地才发现，绿油油的玉米秆比我高出许多。穿行在玉米青纱帐里，我一手握着玉米棒的顶端，一手按住玉米秆儿，用力一拧，“咔嚓”一声，一个硕大的玉米棒被掰了下来暂时扔在地里。不一会儿，一小堆儿玉米棒被抛在身后，簇拥在一起的玉米棒，窃窃地说着喜相逢的悄悄话。

人工收获玉米是一项又脏又累的活儿。刚开始，露水会把全身的衣服浸湿。不一会儿，露水、汗水夹着灰尘从脸颊上往下淌，头发上还黏附着些许小虫。一不小心，宽大肥厚的玉米叶子像没有被磨利的刀刃，刷在脸上就是一道血印子，火辣辣地疼。我年龄小，耐力不大，这时候就想偷懒，躲在高高的庄稼林里捉弄地上的蚂蚁，抑或钻出庄稼林，站在地头对着小河高声地叫喊，然后听自己的回声在河道里飘荡，开心极了！父亲为了让我好好干活，一边不停地掰玉米，一边许诺给我买糖果吃，这样我才再次回到玉米地里勉强作业。

不知干了多久，太阳已高高挂在天空。在父亲的带领下，玉米棒子都已乖乖地躺在地上。这时，母亲拉着架子车带着早饭来到地里。我是又累又饿，在小河边随便洗洗手，坐在地上，狼吞虎咽一番，把饭菜吃了个精光。

小憩片刻，我们每人一个编织袋，去地里装成堆儿的玉米棒子。父亲装满了就一把拎起来扛在肩头，一只手握着袋口，另一只手托着袋底往架子车车厢里一倒，玉米棒子呼呼啦啦往车厢里钻。我每次只装小半袋，背在身上把我压得歪歪扭扭，直不起腰板走路，脚一踉跄，“扑通”一声被地上的杂草绊倒，玉米棒子撒了一地，我被摔倒在地上，半天起不来。



大人是主角，我是配角，不多时便装满一车。父亲和我负责把玉米运回家，母亲留在地里继续用编织袋装玉米。我跟在后面推车，地里的生产路高低不平、坑坑洼洼，我使出浑身力气推车子来减轻父亲在前面的拉力。终于到家了，我气喘吁吁地一屁股坐在院中休息，父亲打开车厢门，呼呼啦啦，玉米棒子欢蹦乱跳地从车厢滚下，展示着辉煌的金秋。

就这样，一趟趟往来，直至把地里的玉米拉完。

月亮早早从东边村子的上方升起，蟋蟀在草丛中鸣叫，蚊子在月光中飞舞。白天收获回来的庄稼，晚上要熬夜拾掇出来，次日及时晾晒，免得发霉。父亲搬一个小凳子坐在玉米堆旁，手拿一个玉米棒子，从顶端撕开包衣，玉米须和外皮就和玉米棒子分开了，一软一硬，分成两堆。正值中秋，月亮圆得像刚吃过的月饼。刺刺啦啦的剥玉米皮的声音在小院响起，仿佛演奏着一曲农家的旋律。刚开始，我还能坚持剥一些，随着夜越来越深，我眼皮直打架，最后竟不知啥时睡着了。

天亮了，我在鸡叫声中醒来，只留三四片玉米皮的玉米棒子被掰好，在院中已经堆成小山，露珠在叶瓣上闪着晶莹的光。父亲在庭院里找个通风敞亮的地方栽几根檩子搭成玉米棚，然后把掰好的玉米棒子三个一把、五个一簇，顺着棚子上的粗绳，一个挨着一个，一簇挤着一簇，组成一串。

时间多半耗在路上，着实为难。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把玉米桔运回了家，把它堆在自家院墙外。整个冬天，它既是母亲的柴火，又是全家人的依靠。

玉米刚收完，棉花已开得雪白。爸妈又慌着拾棉花、割大豆、刈芝麻。此时我们家很大的院子便开始变得拥挤，窗台下边晒着一排排成捆的芝麻，院子里横七竖八摆放着刚收割回来的高粱。

一阵儿忙碌之后，总算把地里的作物清理干净了，父亲这才去集镇上用架子车拉回几袋碳铵、过磷酸钙等化学肥料，顺便给我带回两根油条、几个煎包等好吃的东西。

犁地前，我们先把过磷酸钙撒在地表上，而后父亲找来一辆手扶拖拉机开始犁地。拖拉机在前面走，父亲端着盛满碳铵的盆子跟在车后顺着沟壑丢碳铵。丢碳铵是有讲究的，一块地有固定碳铵的袋数，丢多了，碳铵不够用，丢了少，用不完。有时我也会端着盛满碳铵的洗脸盆，闻着刺鼻的碳铵味儿和潮湿的泥土味儿，一把一把地撒进深深的犁沟。一犁型、一趟趟、一盆盆，脚酸了、手臂麻了，额头的汗珠随着拖拉机粗重的“突突”声滑向新翻的黄土地。偶尔发现深埋在泥土中的蛹，便是我最大的收获，因为它能让我闻到原始农家烧烤的扑鼻香。

犁地结束，父亲总要拿着铁锹掘掘拖拉机没犁到的地边地头。忙了一通，父亲十分满意地蹲在路边，抽上一支烟，等着地邻来共同找出地界，再沿地边插上事先准备好的玉米秸秆，算作标记，就只等耩麦了。耩地，是个技术活，掌控不好，小麦出得不是稀就是稠，麦垄不是大就是小。父亲挑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把麦种先拌药，晾干后，倒入木耧兜内，由母亲牵牛，他在后面负责摇耧，通过摇摆幅度的大小控制着麦种入地的深浅，随着沙沙声响，小麦种子欢快地通过耧口均匀地钻入地中。

一扫而光的田野，不复当初的盛景，只剩下满目的衰草围绕着赤裸的土地，在晚秋清冷的风中瑟瑟发抖，这时惟见几片红薯地零星分布在地头旁。当绿绿的红薯叶被寒霜染成黑色时，父亲说，该出红薯了。红薯生长期较长，在主要的农作物中一般充当着垫后的角色，不过也要赶在霜冻之前收完，免得冻伤。收获红薯时，先要割去红薯秧，然后挥动着抓钩，一垄一垄地把红薯刨出。

冬的气息已越来越浓重，站在刚刚耩完麦的秋田里，极目望去，田野的广袤和空旷给人一种心灵的震撼。

## 月夜的味道

散文

■王继红

一目的喧嚣渐行渐远，月到中天，夜已正色。华辉散银、一地的朦胧清冷，就连风也不愿再动，空气中凝练着莫名的意境。站在树影之中深深呼吸，那沁人心脾的一股凉寂，霎时撩起心底的一页墨香，荡起那时月夜的味道。

极目望去，幕布缀珠、星香点点，虽也是银月如轮、似盘散辉，却早已没了儿时看见的心境了。那时候，我以为星星可以眨眼，以为久久盯着月亮可看见仙子和白兔。暑假在乡下姥姥家，常和表姐躺到麦桔踝上看月亮数星星，听她讲月亮的故事，幻想着那美

好的故事能成为现实。在浓浓的月光下，静静地躺着看天，鼻息间充斥着麦秆混合露水的味道，身边蛐蛐的叫声和着田间的一片蛙鸣，给我的童年印上了快乐与遐想的图章。那时，我以为麦秆混合露水的气息、蛐蛐与蛙鸣的声音，就是朗朗月夜的味道。那月夜已晕染成水墨丹青，定格在记忆里、萦绕在鼻息中再也抹不掉散不去。现在想来，一丝也未褪色，只是多了一缕的落寞，失了一线的从容。

月色依旧，幕布如初，我却再也闻不到那时月夜的味道了，也许是因为不会再信月亮中有桂花树了吧！

小小说

## 悠悠荷香

■姚桂霞

夕阳醉小池，荷花飘香。

“妈妈，爸爸，快看呀！那朵白色的荷花开了！”三岁的儿子，声音响亮。

莲和强会心一笑，去看小手指的方向。荷叶如碧，那朵白色的荷花分外耀眼，亭立在水中央。

一股暖流在莲心里荡漾，思绪流淌……

大四那年，她写了一首情诗，连同一枚白色的荷花瓣，偷偷送给了班里的音乐王子翔。

梦幻未醒。那首情诗，连同那枚花瓣已在班里亮相。男生的玩笑、女生目光的异样使她夜夜失眠。她甚至想到自杀，却舍不下田里的爹娘。

坐在邻座的强，那天自习，意外地出现在讲台上，落落大方。他手里竟拿着一枚白色的荷花瓣，和那枚一模一样。

“想啥呢？傻媳妇！”强的话，惊醒了莲。

她幽幽地说：“想你挖的这小池塘，看你那傻样儿！”

## 明月照我还

诗歌

■徐桂荣

明月高悬

明月，一会儿在车窗前  
一会儿在车窗外  
照着我时不时扬起的脸  
树木、河流、村庄、禾苗  
都在睡着。打着微微的鼾

只有小路是醒着的  
每一条细细小小的小路  
有路灯的，眯着眼  
没有路灯的，举着月亮的光  
不容置疑地  
坚持着自己的方向

似乎在等归人归来  
似乎归来者只要跳下车子  
走在上面  
就可以走进一个家  
走进家人温暖的梦里